

第二章

具有超級智慧的創造者的存在得到證實

主題大綱

《聖經》之外的證據；根據理性的考察 —— 一個站不住腳的理論 ——
一個合理性的理論；上帝的特徵得到證明 —— 合理的推論

即使從無神論者的觀點出發，根據對已知事物的見解，合理而又公正地探求未知的事物，這將為沒有偏見、明智的思考者指引真理的方向。顯而易見，沒有上帝的計劃和旨意的直接啓示，人類只能接近真理，只能得出模糊的結論。讓我們暫時放下《聖經》，只從理性的觀點加以考慮。

一個人能用望遠鏡、甚或只用肉眼觀測天空，觀看天空中被造物的無限，看到創造的無限，看到它的勻稱、美麗、次序、和諧與多樣性，仍然懷疑這些東西的創造者的超級智慧和大能；或者推想一下，假定沒有創造者，這樣的狀況純屬偶然，就此程度來說，他完全失去或忽略了理性的思考能力，不知道《聖經》如何恰如其分地把他稱為愚頑的人（忽視或者缺少理性的人）：“愚頑的人心裏說，沒有上帝。”然而這種事情還是發生了，至少說明《聖經》中太多的內容都是真實的，每個有理性的頭腦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真理是不能言喻的，結果的產生必定有它充分的緣由起因。即使每一株植物和每一朵花，也都會為這一主題顯示出充分的見證。結構的錯綜複雜，形式和結構的精巧美麗，都表明超越人類的智慧和力量。人類對自己能力和聰明才智的自誇，把一切都歸結于自然規律與自然的一致性和適應性，這種荒謬是多麼目光短淺！他們承認自然法則，卻否認自然界中有一位智慧的立法者。

一些人否認有一位智慧的創造者存在，他們聲稱自然是唯一的上帝，所有形態的動物與植物都產生於自然，沒有智慧的指令執行而能依次發展。他們說，在進化的過程中，一切都被“適者生存的法則”所控制。

這個理論缺少證據，因為就我們看到的一切而言，各種生物都是固定的種類，它們不會進化到更高的物種；儘管堅持這一理論的人們不斷地努力，但是無論是混合不同的物種，還是製造新的固定變種，他們都從未成功。人們從未聽說一個物種變為另一個物種的例子。雖然有的魚能夠在瞬間用鰭作為翅膀飛出水面，青蛙也能夠唱歌似地鳴叫，但是從來未聽說過它們會變成鳥；雖然有些野獸與人有一點細微的類似，但是完全沒有證據可以表明人是從這些動物演化而來的。相反，考察研究證明，儘管同類物種可以產生不同的變種，但是不可能混合成不同的物種，也不可能由一個物種進化為另一個物種。由於同樣的原因，驢和馬雖然類似，但是不能說彼此相關，因為眾所周知，他們產下的後代是有缺陷的，不能再繁殖生育出任何種類的後代。

的確，如果非智慧物種是自然界的創造者或進化者，她能夠依次發展，繼續這一進程，那就不會有固定的種類這樣的事情了，因為沒有智慧，任何東西都不會達到固定的條件。進化論如果在當今有事實根據，那麼我們就會看到魚變成鳥，猴子變成人。當進化論聲稱智慧的生命是由缺乏智慧的力量所創造時，我們就可以做出結論，這個理論違背《聖經》，也違背人類的理性。

有一種關於通過發展演變過程而創造（人類除外）的理論，對此，我們沒有重大的異議，現簡述如下：這種理論假設，只要涉及到物種或類別，現在各類物種都具有穩固的特性，雖然現在的物種可以發展到更高級的標準，甚至發展到完美，但是這些類型或者物種在本質上將永遠沒有變化。這個理論進一步假設，這些固定的物種並非在最初就被創造成這個樣子，而是在遙遠的過去在地球上產生的，並且經歷了從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逐漸發展演變過程。在神聖確立的法則控制下，食物與氣候在這些進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這些發展演變能夠繼續，直到固定物種得以確立，如同現在所看到的那樣，此外不可能出現別的變化，造物主在這一方面顯然實現了最終的目標。儘管每一類植物或動物都有能力改良或者退化，但是不會變成、或者從中產生出其他物種。雖然每個物種會達到自己固定種類的完美，但造物主關於物種設計的目標已經實現，就不可能在這一方面有更進一步的變化。

據稱，目前出現的固定物種，原始植物和動物都在人類的創造之前滅絕了。現在不復存在的動植物骨骼與化石，在地底下的深處被發現，已支持了這一理論。這種觀點既沒有忽略、也沒否決《聖經》的教義

人類是直接和完美的創造，是上帝按照他的精神與道義形象所創造的，而不是進化過程的結果，或許其他的被造物也有共同的特徵。這種觀點決非使《聖經》的主張無效，而是支持《聖經》的觀點；其實，今天的大自然提供了一種知識：一位智慧的上帝下令創造了大自然，並且是他的初始原因。人類理性要盡最大努力，追溯已知的事實，探求合理而又充足的原因，總在各種情況下都歸功於自然法則；然而在自然界所有錯綜複雜的系統後面，就是自然偉大創造者的手，是充滿智慧的全能上帝。

因此，我們認為，一位智慧創造者的存在是一個充分證明了的真理，我們周圍到處都存在著真理的證據：是的，就在我們的心裏；因為我們是他的作品，人類身心的所有力量都為一種超出我們所能理解的非凡技能作證。他也是我們稱之為自然界的設計者和創造者。我們認為，他制定並確立了自然法則，我們看到並讚美上帝創造工作的美麗與和諧。他的智慧設計了宇宙，他的大能支撐並指引著宇宙，他的智慧和力量如此不可估量地超越了我們自己的能力和智力，使我們本能地仰慕並敬拜上帝。

除非我們能夠明白上帝具有與其大能一致的仁慈與美善，不然意識到這位強大上帝的存在，就僅會是對他全能力的懼怕。藉以能夠證實他的存在、力量與智慧的證據，我們也就能夠完全確信這個事實。我們不但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結論：有一位上帝，他的大能和智慧不可估量地超越了我們自己的能力和智力；而且還要使自己憑理性去斷定：最宏偉壯麗的被造物是不會超越它的創造者。我們必須由此斷定，人類中良善和公義最顯著的發揮範圍也不如造物主的長闊高深，即使人的智慧和力量也比不上他的。這樣，在我們心智的想像中，我們就有了偉大創造者的特性與品格。他是智慧的、公正的，充滿愛和大能；與他最偉大的創造相比，他的胸懷必然更加寬廣，不可估量。

既然我們已經得出關於我們造物主的存在及其特性的合理結論，我們進一步要問：我們對這樣一位上帝的期望應該是什麼？答案就是，他擁有這些屬性，並適度的表明和發揮這些屬性。上帝發揮的大能必定是明智、公義、慷慨的，也必會與他自身的特性一致。無論最終的目標意味著什麼，無論上帝的大能如何運作，最終的結果必定與他的品格和特性一致，並且他的每個安排必定證實他的無窮智慧。

如同我們所見，我們周圍難以數計的生命和世上種種奇妙不同的物種，這些都證實了上帝大能的運作，還有什麼比這種運作更有智慧呢？上帝賦予人理性和判斷，使人能夠欣賞他創造者的作品，能夠讚美他的技巧、智慧、公義、大能和愛，還有什麼比創造人類更合情合理呢？所有這一切，都與我們所知的事實全然相符。

現在我們來討論最後的主題。我們推想，這樣一位充滿無窮智慧與良善的上帝，既然使人這種被造物能夠認識他自己和他的計劃，他就會被自己的愛與公正所驅使，給予人某些啓示來提供人的需要，這樣的推想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嗎？我們還可以再推想，上帝意欲向人類提供有關他存在的目的、他的計劃和他的未來等方面的信息，這樣的推想難道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嗎？相反地，如果我們再推想這樣一位造物主，會創造出人類這樣的生物，賦予他們追求未來的理性力量，而卻不做出任何對人類有關的計劃啓示，以滿足他們的渴望，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推想難道是合理性的嗎？這種想法必定毫無道理，因為這與我們歸於上帝的特徵是背道而馳的；與公義和愛為特有宗旨所統制生命是截然不同。

我們還可以推論，如果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他的智慧決定不賜予人類關於他們未來命運的知識，也不讓他們懂得如何參與造物主的計劃，那麼確定無疑地，上帝的公義和神聖的愛也一定會受到限制，如此一來，人類的理解力應該是非常有限的，且也不會繼續被疑慮、恐懼和無知的痛苦所折磨和困惑；由於這個緣故，上帝大能的發揮也就會受到限制。然而事實上，人類有能力認識上帝神聖計劃的啓示、承認與他們的造物主的特性之間有所關連，就以這個充足的理由：人類可以盼望上帝在他的智慧所認可的時間、以某種方式來提供這個重要的啓示。因此，考慮到這些因素，即使我們不知道《聖經》，理性也會引導我們期望和尋找這樣的啓示，如同《聖經》所宣稱的那樣。此外，注意到總體創造的次序與和諧，諸如天體和天然系統運行過程中的諧和與井然有序，我們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些較小的無規律性現象，例如地震、龍捲風等，只是一些跡象，表明當今世界各種因素的協作尚不完美。我們確信地球上的一切，最終將會像天堂一樣地完美、和諧，並會對為何現在尚未達到如此的境界做出一些質疑，對於理性的人來說，提出這樣的問題並非不合理的要求；對於造物主來說，他的智慧、大能和仁愛都得到證實，要回答這個問題也不是不合邏輯的。因此，我們應該盼望能尋求得到包括這種確信與解釋在內的啓示。

有一種關於上帝對我們人類的旨意和計劃的啓示，《聖經》宣稱它就是這一種啓示；因此，在確定期盼這種合乎理性的啓示之後，我們將在下一章考察《聖經》的總體特性。如果《聖經》在關於上帝的特性方面的表明和上文討論過的內容是完美一致的話，我們就應得出這樣的結論：《聖經》證實了它本身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也是我們非常期望得到來自上帝的啓示，那麼我們就應該同樣地接受它所表明的旨意。如果我們充分認識《聖經》中的上帝和教義，就會有理由確信，《聖經》的描述和上帝的特性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在智慧、公義、愛和大能力量方面是完美的。

“你那好奇的心思，四處遊蕩，
探索遍及宇宙的奇跡——他的創造，
承認你的上帝留下的足跡，
在他面前謙恭地俯首敬拜。

“主啊！蒼穹宣告你的榮耀，
你的智慧把每個星球照亮；
當我們的眼睛注視你的道，
我們在更美好的詩篇中誦讀你的聖名。”

陽光普照萬物

“多麼愚蠢，”沒有信仰的批評家在喊叫，

用輕蔑的語言和方式，睜著通曉世故的眼睛：

“當要塞間和兵營間重複著
戰鼓敲出的不停的挑戰，
綠色大地的四周，回蕩著教堂和諧的鐘聲，
營地隆隆的晨鼓準確地報時，
伴隨著武裝起來的世界上和平的夢境；
《聖經》的神力化劍為犁；
那些沉醉於血酒的民族，
難以置信地發出情同手足的誓言，
如同酒鬼們回答神父馬太的召喚。

“用橄欖樹葉編織成的路障
擋住皇宮，並拿定主意；
用銳利的《聖經》經文塞住槍眼，並希望
用風的隊伍傾覆海軍的艦隻；
沿著他們的行列，仍將引來眾人
為戰爭的光榮和壯麗的景觀歡呼；
憂鬱的陣痛仍伴隨著逝去的勇士
他的軍帽將脫下，佳人的方巾將揮舞；
吟游詩人仍將伴隨著英勇的曲調歌唱；
仍將跪在強者面前把他作為英雄崇拜；
黑衣牧師，皮膚紅潤，頭髮閃亮，
喝完第三杯誘惑的葡萄酒，
將對自鳴得意和手持刀劍的聽眾證實
他們同愛的法律一致的交易；
教會為國家和國家為教會的觀點將會對抗，
雙方都同意唯一正確的就是權利。”

啊，少數信仰堅定的人，儘管有這樣的冷嘲熱諷，
還是勇於堅持上帝的話語，為真理作證，
他們明辨是非的信仰超越了我們邪惡的時代，
越過當今罪惡的曠野
想像那披有綠色長袍的平靜未來，
那裏有如同點綴著羊絨的群峰，有山間溫情緩流的溪水，
小徑仍在延伸，道德的責任向那腳步致意，
儘管世俗的智慧搖動著防範的腦袋。
沒有無神論者冷嘲熱諷的致意
就沒有來自天堂的真理降臨到我們的領域：
人們拒絕相信那真理，還加以嘲弄，
直到真理的祝福來臨，像雨露滋潤，陽光照耀，恩澤萬物。—— 惠蒂爾¹

¹ 惠蒂爾（John G. Whittier, 1807-1892），美國詩人，聖詩作者，作品有《聽主微聲》等。

